



UCCA开幕导览回顾 | “杨心广：幽暗地表”展览系列

2026年4月19日下午，UCCA沙丘美术馆举办“杨心广：幽暗地表”开幕导览。艺术家杨心广与UCCA首席策展人刘倩兮共同带领观众深入UCCA沙丘美术馆的展览现场，在整体脉络中理解作品间的关联，并重点讲述场域特定作品如何在具体空间与自然条件中生成与完成。通过对材料选择、结构方式与空间关系的细致梳理，观众进一步理解艺术家如何在自然过程与人的意志之间建立持续的张力。

本次展览以“幽暗地表”为题。策展人刘倩兮首先点明了这一概念的出处：地表之上覆盖的那层枯枝落叶，在体感上潮湿而阴翳，常常隐于日常视线之外，却又是生命萌动、虫豸栖息的温床。杨心广借用这一意象，将之延伸至人与自然彼此转化、彼此浸润的关系思考，因而展中多数作品，都与这层地表的状态及其内含的生命历程遥相呼应。谈及展览空间时，刘倩兮进一步指出，沙丘美术馆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白盒子式展厅，而是一座带有圆融弧线与洞穴质感的异形场域，四周更环抱着沙滩、林木等自然景物。杨心广的创作一向不限于雕塑与装置本身，还会针对具体空间的特性进行场域特定的构思与呈现，因此本次展览亦有若干作品，是艺术家结合此地质感全新完成的在地之作。

导览自户外作品《悬浮》开始。这件作品由石头与细而轻的金属支架组成，石头被插置于支架顶端。从远处看去，石块仿佛脱离了重力，有悬空的错觉；随着周围植物逐渐长高，石头会进一步隐入环境之中，与自然植被交叠在一起。刘倩兮介绍，这些石头原本就属于地面，是“幽暗地表”的一部分，但在作品中被安放于一个既非地面、也非天空的中间状态里。杨心广则解释，将这件作品放在展览的开端，是为了在视觉上先制造一种非自然的感受。刘倩兮还提到，由于作品与周围环境融合得十分自然，路人经过时未必会立刻注意到，但稍加留心便会发现其中的微妙差异。

进入一号展厅后，导览将视线引向与洞穴空间相呼应的作品《泥土》。刘倩兮指出，这个展厅整体形似一处洞穴，而洞穴在人类早期活动与艺术史中本就承载着久远的意涵。基于这一空间特征，杨心广在此选用了泥土作为主要材料，将其与糯米胶混合，塑造成近似板凳、小椅、床榻或家具的形态。不过这些造型并未走向完全具象，而是更偏向抽象的表达。泥土被逐层敷设在表面，最终呈现出一种近乎皮肤或皮革的质地，令泥土这一自然之物显露出类似有机体的状态。杨心广进一步说明，早期人类本是直接在土地上生活的，与泥土之间维系着十分紧密的关联；而凳子、沙发、地砖等器物的出现，则在某种程度上隔开了人与大地的接触。他在这里制作这些形似家具的物件，目的之一便是将泥土重新“支起”，让它主动趋近人的身体。那些形如床榻的作品，也被再度抽象化处理，转而趋近某种身体的形态。刘倩兮将这组作品与“幽暗地表”的主题相联系，认为它们所指向的，正是最基础的物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另一处展厅内呈现的是作品《陶制巢穴》。刘倩兮谈及，在“幽暗地表”所指向的地质层中，栖息着大量微小的微生物与昆虫，它们会自行构筑洞穴，这些孔洞便是它们的居所与活动空间。杨心广在此将这种极微小的空间尺度放大数倍，以陶土塑造出形似昆虫巢穴的构造。他进而补充，当这些陶制形态与地面的黑色地砖并置在一起时，整体便透出一种近似昆虫视角下的城市聚落或废墟遗迹的况味。

在大展厅中，刘倩兮介绍了本次展览的核心作品《额外的美感》。这件作品的主体由钢筋弯折构成，整体呈现为一种大型植物的形态；其间白色的部分为陶瓷烧制，状如植物的果实。当观者立于特定角度时，窗外自然环境中真实的植物与室内由钢筋构筑的植物形态便形成一种对应关系。这个空间本身偏向抽象，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可以生发不同的想象，譬如仿佛置身于一丛林间的空地，望见某些奇异的植物从地底钻出，持续向天空伸展开去。此外，该展厅的造型与光线的引入方式，也成为观看作品的重要条件，使得空间与作品之间的整体关系一同进入观者的视野。

在同一展厅中，还呈现了声音与影像作品《高士》。刘倩兮介绍道，观众所听到的声音像是野兽或动物的嘶嚎，实则艺术家与友人亲自发出的嗓音，他们以人声去模拟动物之间交流、对话的状态。她提到，这件作品也与一段在山间拍摄的影像相关联，整体传递出一种更为非人的况味，或者说一种更为原初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杨心广补充说明，这段声音源自他与朋友攀至山顶后的即兴发声——那一刻他们觉得不应再将自身视作人类，于是开始模仿野兽的嘶吼，此后又邀请一位从事音乐的朋友，将这些声响素材编入作品之中。关于装置的形态，杨心广提到，这一感应装置在外观上颇似一盏灯具，因此他采用了树杈构建出一个近似牢笼般的结构来容纳它。

展厅中另有两件体量较小的影像作品，分别为《草穗》与《尘》。一件捕捉了一小块灰尘在风中吹拂时的飘浮状态，另一件则拍摄了一株狗尾草。这两件作品均着眼于自然界中极为微小的存在，邀请观众去感受那些平日里极少被留意的事物——例如一小团灰尘被风扬起时的形态变化。刘倩兮将这两件作品引向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杨心广则补充说，镜头中那一团灰尘的样子，颇像一个宇宙的形态。

接下来的一件作品是《土壤之上（迷彩）》。刘倩兮介绍道，艺术家收集了大量的落叶——这些落叶本会随着自然的代谢过程逐渐褪色、消散，但在此处却被重新拾回，并在叶片表面敷以多种颜料。作品中每一片叶子的形态，均为真实枯叶的轮廓。她同时提到，这些叶子被安置于一个近似迷彩布料般的环境之中。谈及迷彩这一元素的运用，刘倩兮指出，迷彩是人类发明出来用以在自然环境中隐匿自身的一种视觉手段，表面上它呈现为一种与自然的融合，但其背后却也关联着军事、战争与暴力。在这件作品中，这一层关系被重新揭示出来，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牵连一同呈现在观者面前。



另一组作品《植物纪念碑》延续了艺术家以颜料包裹植物的手法，但此处的包裹更为厚重，被层层封存于其中的是枯叶、枯枝与落叶。刘倩兮将这一处理方式与“木乃伊”的意象相勾连：古时人们为长久保存遗体，会以织物层层缠裹；而在此，艺术家试图以相似的方式留存一片枯叶或一截枯枝，使其呈现近似木乃伊般的存留效果。同时，整个展厅内的搭建结构又具有纪念碑般的形制，作品即以此得名。刘倩兮还指出，这些落叶与枯枝本应散落于地表，重新进入自然的循环过程，但在这里，这一循环被有意阻断，作品正是将此种被悬置的状态呈现出来。

离开展厅后，导览延续至露台上的作品《枯落物》。这组作品同样以陶土为材料，造型中嵌入了从周边捡拾而来的落叶与枯枝，由此形成一种新的视觉语汇。杨心广说明，这样的处理方式同样将树枝与落叶从大地中隔离开来，使其不再循着通常的自然过程化为泥土，而是停留在此处的状态之中。

最后一组作品为“勇士”系列。刘倩兮介绍，这件作品位于沙滩之上，由钢筋弯折成仿生的人形轮廓，内部填入的则是艺术家从北京郊区收集而来的落叶与枯枝——这些枝叶原本由城市中被风裹挟至郊区。它们被置入这一仿生结构内部后，整体呈现出一种如同身穿盔甲的小小勇士伫立于海滩的景象。她同时提到，由于海风、沙尘等自然环境的持续作用，填入其中的枝叶将在展览期间逐渐飘落、降解，至展期结束时或许所剩无几，最终仅余钢筋结构本身。而这一钢筋骨架，仍会像一具空的盔甲般，继续站立在那里。

文字整理：胡梓萌（UCCA公共实践部实习生）